



呼和浩特元宵节乡俗

■高培莹

正月十五是元宵节，这一天要吃元宵，挂红灯，处处闹红火。尤其是在农村，元宵节异常热闹，可以说是中国式的“狂欢节”。

按照习俗，元宵节一般要过三天，从十四到十六。正月十五挂红灯，元宵节是灯笼艺术的竞赛：西瓜灯、韭菜灯、白菜灯、茺荽灯、黄瓜灯、走马灯……各式各样多姿多彩的灯笼竞相挂出。这三天，家家户户门前还要垒旺火。城乡都要表演传统的文艺节目，其名目有：踩高跷、耍龙灯、扭秧歌、跑旱船等。在呼和浩特托县还有两项传统节日即“抬

阁”和“脑阁”。这是由单人或多人身负铁架或其它道具，将若干化妆的儿童置其上，随着大人的扭动而做出的各种动作。

元宵节是春节期间最热闹的，也是春节的尾声。这三天往往天降瑞雪，故有“正月十五雪打灯”之谚。元宵节的夜晚还要施放焰火，呼和浩特的民间传统焰火名目繁多，大型的有“炮打城门”、“鹅下蛋”、“猴尿尿”等，小型的有“满树林儿”、“大起火”、“转花”、“连珠弹”等。另外，还有逛九曲的热闹节目。大一点的村庄，往往要摆九曲灯会，灯多的有

400多盏，称为“黄河九曲”。据说，人进入九曲阵内，游走一遭，就能免灾，这一年定走红运，所以人人都争着逛九曲。

在元宵节的前一天要迎“灯官”。灯官由灯社推举，选择语言滑稽，引人发笑的人去当官。当官的也真的像当官一样。身穿官服，乘着肩舆到龙王庙焚香。焚香叩拜，然后呵殿而出，这就等于领了许可证。而后，执旗的、背印的都骑马随后，龙灯在前领路，欢迎灯官就职。现在迎“灯官”的习俗已不多见。

元宵的记忆

■张植祥

正月十五吃元宵，看花灯，闹元宵。

可惜，现在超市里卖的都是汤圆，没有元宵。

儿时，记得没有汤圆，只有元宵。

那时候，元宵不便宜，一两粮票只能买三个元宵。元宵的个头也不怎么大。记得我家有好几年都是自己做元宵。

自己做元宵很麻烦。先将糯米泡上一天，捞出来，摊开晾干，用擀面杖连擀带压，碾成面粉状备用。将糖熬开，里面放上青红丝，粉碎了的核桃仁、瓜子仁等等，再切成一个个半厘米左右的小方块，就成了元宵馅。

元宵馅料蘸了蘸水，就放在糯米里面，双手端着盛放糯米面的盆子，来回晃动。元宵馅料在晃动过程中，渐渐地沾满了糯米面。直到再也沾不上糯米面时，再依次一个一个地将半成品元宵取出来，挨着个再蘸一次水，继续放在糯米面当中晃动……反复好几次，等到盆里的糯米面粉几乎都沾到元宵上，元宵才算做好了。

因为做元宵馅比较繁琐，还尝试用过水果糖直接做元宵馅，也买过做好的元宵馅。

元宵是滚出来，汤圆是包出来。

我小时候，还听说过有外国人吃元宵，琢磨着元宵里面的馅，是怎么放进去的？怎么也琢磨不清楚。看到元宵的加工过程才明白过来，直说中国人聪明。最近这些年，为省事，过元宵节，都是买些汤圆煮着吃了，勉强应个景儿。住所周围没有元宵可买。懒得为了一口吃食跑远路。心里终究还是觉得差点意思。

大红灯笼高高挂

■耿永君

小时候，大年三十这天，我家兄妹几个分工明确：担水扫院，贴年画、贴窗花，上坟祭祖，是弟妹们的事情；我只负责写对联、糊灯笼。

我家的灯笼，是木匠父亲亲手做的四方灯笼，四面糊上白麻纸，里面底座上放个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；宫灯模样，虽然简陋却很实用。每年，我都一如既往地写上：明灯高照。现在想起来，以一个初中生的认知水平，贫困的生活，闭塞的信息，限制了我的思维与目光，想都不会想到灯笼上除了写明灯高照，还可以写福星高照、吉祥如意……

陕北人过年挂红灯笼，还有一个传说。唐朝末年，黄巢带领起义军攻打浑州（今宁夏县王窑乡一带）。攻城三天未破，他大怒，扬言攻下城池赶尽杀绝，烧焦全城。天寒地冻，黄巢当时扮成农妇进入浑城侦探军情，被官军发现，穷追不舍。危急关头，一个老人救了他，并指给他攻城的秘密路线。黄巢深受感动，让老人正月十五元宵节用红纸扎个灯笼在自家窑窗下挂起来。他走后，老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元宵节夜全城百姓门口都挂上红灯笼。此时，黄巢率五千精兵，按照老人所指的进城路线杀进城来，不多时就攻克浑州。凡是门口挂红灯笼的，起义军一律不进；不挂灯笼的，起义军冲进去抓赃官老财，只一宿时间就把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杀光。从此以后，正月十五挂红灯笼的民俗就在陕北高原流传下来。

“正月里来是新年，纸糊的灯笼挂在门前。风吹灯笼呼噜噜转，我和三哥哥过新年。二月里来是春分，我爱我那三哥哥好后人。马兰花开根连根，我和三哥哥一条心。”这首陕北民歌《挂红灯》，在陕北高原、晋西北、包头、呼和浩特传唱了一代又一代，感动了无数高原人，成为中国民歌中的经典。从这首民歌中，听出了陕北人发自肺腑的心声：对生存的渴望，对爱情的执着，对光景的期盼，对黄土高原的热爱。哦，这金子般灿烂的红灯笼，这天籁般奇妙的《挂红灯》，永远是陕北人的精神家园。

大年三十雪打灯，瑞气盈门。此时，村庄四周群山肃穆，寒气袭人。村里庄户人家院落中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喜乐祥和。风平雪飘，鞭炮声声，诗意盎然。家家窑洞里灯光明亮，暖意融融。每当此时，我常望着那些错落有致、或亮或暗的红灯笼遐想：如果说，窑洞是陕北高原温暖的眼睛，那么红灯笼就是高原上的太阳，永远光芒四射，照耀着人们前行的大道……

月半闹花灯的趣味

■谢祥涛

纸，再砍来竹子，劈成篾条，先扎成需要的形状，然后把红纸糊上就可以了。

父亲每年都会给我们扎灯笼。他扎的最好的是直筒和圆球形的。这种灯笼简单不费事，而且用料也不那么考究，其实就是让孩子有个玩的，在那个时代也没有那么讲究，有个灯笼就会美滋滋的。

划船、舞狮子从大年初一就开始了，正月十五达到了高潮，孩子们就是跟着大人点亮各自的灯笼，围着村子绕一圈，最热闹的当然是十四、十五晚上。十四、十五晚上，我们要跟着旱船和舞狮者打着灯笼，成群结队地挨家挨户地划船、舞狮。一个村子所有家都要去，走完了才能回家睡觉。经常有一些孩子跑得急，摔倒了，或不注意打歪了灯，蜡烛一倒就烧着了灯笼，来不及扑救，灯笼就只剩下了骨架。有些孩子会哭，大部分一笑置之。

唐代张祜在《正月十五夜灯》中写道：“千门开锁万灯明，正月中旬动帝京。三百内人连袖舞，一时天上著词

声。”意思是：元宵佳节，千家万户走出家门，街上亮起无数花灯，好像整个京都都震动了。许多宫女尽情地欢跳连袖舞，人间的歌舞乐声直冲云霄，传到天上。老家闹花灯的习俗始于什么时间我没有考证，但很有意思，也很有规律，时间上从我记事就没有变过。我们闹花灯则简单得多，那就是“拼灯”，在全村的孩子之间进行。十六晚上，村里的孩子聚到村头，灯撞灯，拿西瓜灯的专门找花篮灯撞，花篮灯却要去找狮子灯，这样你撞我、我撞他，直到所有的灯笼都被烧完，所谓的升上了天吧，才高兴但还留有一丝遗憾地离开。

如今，科技发达了，生活条件也好了，灯笼各式各样，而且档次也很高，但是没有以前有仪式感，也没有以前玩得快乐。其实快乐是简单简单的事，现在的孩子再也没机会体验“拼灯”的乐趣了吧。

春风一到便繁华

■卢海娟

春风来，应该是喜悦的、干净的、光明的，“东风好作阳和使，逢草逢花报发生。”它来，应该是娴静的、甜蜜的、氤氲的，“春风骀巧如剪刀，先裁杨柳后杏桃。”它来，冻僵的心就会缓缓苏醒，想起爱，想起青春，想起所有温软的往事，想起丢失已久的博大温存的怀抱，“夜月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。”

春风是恩泽，“雨洗青山净，春蒸大野融。”它来，万物萌发，生命蓬勃。它是最接近禅意的宁静氛围。是唐代李华“芳树无人花自落，春山一路鸟空啼。”中默默摘下花瓣的那一缕，轻轻推送鸟鸣的那一羽；是“春风伴舞雩，流月照芙蕖”的空灵与了悟。

它是海语谆谆如沐春风。宋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卷四云：“朱公挾见明道于汝州，逾月而归。语人曰：‘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。’”朱光庭是理学家程颢的弟子，他在汝州听程颢讲学，如痴如狂，听了一个多月才回家，回家逢人便夸老师讲学的精妙，如沐春风。

它是绽放在脸上的无法掩藏的惊喜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好运气扑面而来，从此可以别开生面、风云际会、龙腾虎跃一番了：“春风得意归来好，衣锦联镳入故乡。”功

成名就，荣归故里。

它是如花美眷。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”云霞是它的衣裳，花儿是它的容颜，春风吹拂阑干，承露的花儿更加娇艳。

它是浓情蜜意，是写不尽的艳曲春词……

“春风先发苑中梅，樱杏桃梨次第开。荠花榆荚深村里，亦道春风为我来。”这是白居易的春风。春风吹遍大地，云在轻轻游走，水在微微荡漾，草把大地染作鹅黄……春风是大地的裙裾，抚着花琴，弹奏着抒情的序曲，繁华盛开，万物峥嵘，生命将有一场盛宴要去赶赴。

春风一到便繁华，走在春风里，我的脸，因风的抚摸有一丝细细的痒，加上围巾作怪，偶尔在脸上拂一下，让人不由得一凛。我的大衣，遮不住裙角飞扬，在风中舞蹈。连吸在肚子里的气体也是清爽甘冽的，让人精神振作。

走在春风里，身体一下子变得轻飘飘，好像可以直上云霄。思想的野马也改变了方向，我喜欢走在春风里的那份惬意与舒爽。我喜欢，心猿意马，喜欢在春天，在路上胡思乱想。

春风一到便繁华，我和这个婆婆世界，终将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！

七律·癸卯元宵节感怀

■高银

古郡霓虹不夜空，华灯绮树映苍穹。
欢腾盛世金龙舞，纵目天宫礼炮隆。
腊雪梅花添锦绣，乡村振兴建新功。
春临大地吉祥溢，兔步青云伟业雄。

声明：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，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，本报将支付稿酬。联系电话：6564069

构建诚信教育体系·诚信文化

曾子守诚信

曾子的妻子到市场上去，她的儿子要跟着一起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哭。曾子的妻子对儿子说：“你回去，等我回来以后，杀猪给你吃。”曾子的妻子从市场回来了，曾子要捉猪来杀，妻子拦住他说：“那不过是跟小孩子说着玩的。”曾子

说：“不可以跟小孩子说着玩。小孩本来不懂事，要照父母的样子学，听父母的教导。现在你骗他，就是教孩子骗人。做妈妈的骗孩子，孩子不相信妈妈的话，是不可能把孩子教好的。”随后曾子就依约把猪杀了给孩子吃。